

# 文学工作者都要有 融 的精神

刘晓平

自2021年11月27日的《凤凰书评》专刊开设以来，我就一直用心阅读着《文艺报》此专刊的出版。两年来专刊栏目从名家对谈、经典重读、好书推荐、新书盘点、话题探讨等多角度聚焦了文学创作、图书编辑、阅读与出版的最新动态，深入疏理总结了行业规律趋势，确确实实为写书人、读书人、出版人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这两年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了许多系列好作品，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好的业绩，赢得了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写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瞩目。然而，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和一个写书人，我想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乃至全国的文学工作者，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话题，与写书人、编书人、出版人乃至所有媒体人共同探讨，那就是在新时代里的中国文学工作者除了要具备各种业务素质的同时，都要具有一种“融”的精神。

能想起这个话题，主要是我目睹全国上下融媒体发展迅猛的形势而萌发的。融媒体一词的概念源自于美国教授伊契尔·索勒·普尔一书《自由的科技》，1983年他便在该书中阐释了这一概念。2014年可以说是我国媒体融合的元年，这一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的一种战略层面。2014年—2016年，我国走完了创新融合、产品研发和制作适应互联网传播渠道等过程；2016年—2019年，我国走完了建

设融合平台的过程；2019年以后，我国正努力在构建融合体系的过程中。时代发展的步伐之快，让人难以想像，现在上至国家，下至区县，都有了融媒体，一些发达地区乡镇，也有了融媒体。我认为，青年作家走走的理解很到位。她说：融媒体的重点是“融”，就是能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载体，使得人力配置更加高效、宣传铺面更广更深。对文学创作而言，一方面信息量更大了，可写的社会素材更多了；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落入“信息茧房”，因生活比虚构来得惊心动魄，而丧失写作的欲望。但对文学的传播而言，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过去文学传播活动主要在线下开展，从张贴海报、散发传单到杂志内夹带宣传单等征稿启事，再到现在靠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线下书店讲座信息，线上出版社直播信息，传播活动由单纯的线下变成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正因有了以上认识，走走在做文学传播方式时，就立志于创新，从传统的方式中跳出来，于是就有了“一叶故事荟”的诞生，就有了《收获》APP的开发，就有了“无界文学漫游计划”，以实现对小说、诗歌、散文的视频化二次创作。在创意上，“无界文学漫游计划”又有新的飞跃，涵盖了小说演绎、散文入画、诗歌传唱三大类，鼓励大家以舞蹈、话剧、曲艺、

杂技、魔术、绘画、雕塑、摄影、装置、歌唱等艺术形式参与文学文本改编。在新的创意中有传统，在传统的表达上有了新鲜的传播形式，让文学冲破了艺术的界限，不断收获新的可能性。

说句实在话，作为一个写书人和一个读者，我对青年作家走走在思考文学传播过程中，所做的创意创新工作，是极为赞赏和佩服的。她的立足点就是融媒体的一个“融”字，把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形式，用来做好文学传播工作的创新创意。由此，我便想到了本文要倡导的建设性话题：无论是读书人、写书人、编书人、出版人等所有文学工作者，都要有“融”的精神。

首先是要融入“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旋律精神。这一条无论是写书人、编书人、出版人乃至所有媒体人，尤其是所有文学工作者，都应该毫无理由地必须坚持的，而出版人是整个产品的把关者，再也不能出现“毒教材”等现象和一切有损于民族精神、误导下一代的精神产品。其次要融入“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们文学工作者一方面要思考好中国作协提出的口号，怎样用文学照亮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文

学的养料、文学的素材在人民中间，我们必须走好到人民中去、从人民中来的道路，深入人民，深入生活，让作品体现出人民的需要和所求，让文学充满阳光和力量。再之就是所有文学工作者，都应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要融入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意识和创新意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文明是不容置疑的，是举世公认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要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意识和复兴民族文化的思想，我们也要有敢于创新的思想意识，在形式与方式上创新，像走一样，在新的创意中有传统，在传统的表达上有新鲜的传播形式，让文学冲破艺术的界限，不断收获新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要勇于正视及汲取国外一切新的文学意识与思想，为我们所用，促进我们文学事业的发展，但决不是以国外的某些先进的意识与思想，用来作为否定我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文明的依据；我们要在汲取先进意识与思想的同时，做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最后我想说，我们所有的文学工作者，包括读书人、写书人、编书人、出版人等，在这新时代的进程里，要思考好该怎样在融媒体的改革进程中，学好融媒体的方式方法，做好文学在新时代的传播工作。

即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要有一种“融”的精神和“融”的动力，去丰富我们的工作内涵，去做好我们的工作与事业。

# 古画四君子

江舟

梅、兰、竹、菊，为古代画之四君子。

梅，严寒时盛开，花不美艳却清香袭人，象征着贞操高洁，坚强孤傲。

兰，屈原把它作为美好人格的化身，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沉淀，它成为自甘寂寞、朴素无华、幽静淡泊的象征。

竹，直且有节，象征正直气节。竹心空，象征着谦虚；竹秀美挺拔，象征着潇洒俊逸。竹典故颇多，如班竹，蕴含着多情重义；竹林七贤为避乱世而在竹林中饮酒长啸清谈，竹又意味着归隐，高标致远，子然傲世。

菊，既表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隐逸之趣，淡泊宁静之意，又象征着凌风斗霜的傲骨和顽强的生命力。

文人画家中，好竹者，如苏轼、文同、郑板桥等；好兰者，有郑思肖、赵孟坚等；好菊者，如赵昌、邱岳余等；好梅者，如杨无咎、徐崇嗣、陈常、王冕等。

最得文人画家青睐的要数竹，苏轼、文同、郑板桥都是竹的知音。苏轼《墨竹赋》借文同的口吻道：“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

观竹之变，深感“苍然于既寒之后，凜乎无可怜之姿”的可贵。可见文同与竹为友，爱竹画竹，乃是在于竹具有傲霜斗雪、坚韧挺拔的形象，表现的是画家自己的人格追求。

苏轼在评论文与可的墨竹画时，曾指出：“竹风雪凌厉而见其质，崖石荦确而致其节，把他竹称为君子。而郑板桥，简直可以说是竹痴。他说：“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技傲雪，节节于霄，有似乎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故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可见，竹品实人品，竹趣实人生价值取向。正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板桥不独爱竹，对兰亦一往情深，竹下常添几笔兰，对他兰的评价也很高：“四时花草最无穷，时到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郑板桥对兰长于深山，孤芳自赏，无心争艳，淡泊自守之风致的充分肯定，恰恰也抒发了他清高孤傲、不媚流俗的情怀。

元代著名画家王冕擅长画梅，尤其善画“墨梅”，其中有幅“墨梅图”。图中仅有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横斜在画面中间，枝干苍劲有力，长达数尺，将开的梅花生机盎然。在画的左上角，王冕自题一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诗画交相辉映，借物抒情，表达了作者的情怀心志。王冕著有《梅谱》，其中记载有北宋僧人华光的画梅轶事：“老僧画时，必先焚香默坐，禅定意静，就一扫而成。人或难戏之曰：‘昔子猷好竹，师何僻于梅乎？’老僧正色曰：‘真趣安许轻薄子所知耶！’问者悚然。这真趣便是画家心中之寄托，所以绝不容轻薄之人玷污。”

南宋宋元初郑思肖画墨兰，亦有许多佳话。郑思肖喜佛、老，工画兰，当时有一权贵企图依仗权势，强行索取。知道郑思肖有三十亩田，便以折抵田赋徭役的办法，让郑思肖为其画兰，郑思肖愤怒地说：“头可断，兰不可画。”他的一幅墨兰，长丈余，高可五寸许。天真烂漫，超出物表。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

古代文人画竹、梅等不称画而称写，写者，写意也，不重形似而重意趣，求气韵骨法。画中四君子与岁寒三友一样，表现了中国文人画寓情于景，借物寄志的特征。画物是为了画人，或自勉，或抒胸中情怀，其实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对理想人格的赞美与追求。

# 仰望落叶

漆艳平

朔风舞蹁跹，叶如蝶凌空。在初冬轻盈的步履间，叶轻巧地挥挥手，款款而来，落地有声。进入初冬时节，最莫过于在山野仰望落叶了。

每到周末，在吉大后山的林荫路上晨练成了我的必修课。今年，久旱不雨。前几夜零星有雨淅淅沥沥，轻敲门窗，似乎是落在了心底。秋风扫落的落叶，如露珠打湿翅膀的金蝶，在秋风中飞扬、飘落，给大地盖上了一床淡黄浅红的绒毯。

这条森林防火环山小道，幽长而空旷。

走上这条山间小径，如走进一幅画。山上各色树木斑斓多彩，像巨幅彩色画布。一排排高大的枫树、樟树、栗树，和一蔸蔸不知名的树木，被秋风吹得褐黄，斑驳陆离的落叶铺满了山路。这些多情的树木，把这个山道装扮得如诗如画。树间偶尔有飞鸟掠过，清脆的叫声欢乐悠扬。一阵风过，就又听到树叶簌簌落下的声响。

地上的落叶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层。

有些树木的叶子已然完全落光，只剩干枯的枝丫，倔强地指着天空。

不远处，吉首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正架起画板。他们在写生创作。眼前的落叶景象，无限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灵感。几个女生把飘落下的落叶捡拾起来，摆在画架前，和着远处的风景，娴熟地绘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姿态万千的美术作品。

落叶，是秋最美的收藏品。

更是秋意褪去初冬来临最美交集的瞬间。

一片一片的落叶，从枝头飘然而下，如一枚枚岁月的书笺，记载着一段段锦瑟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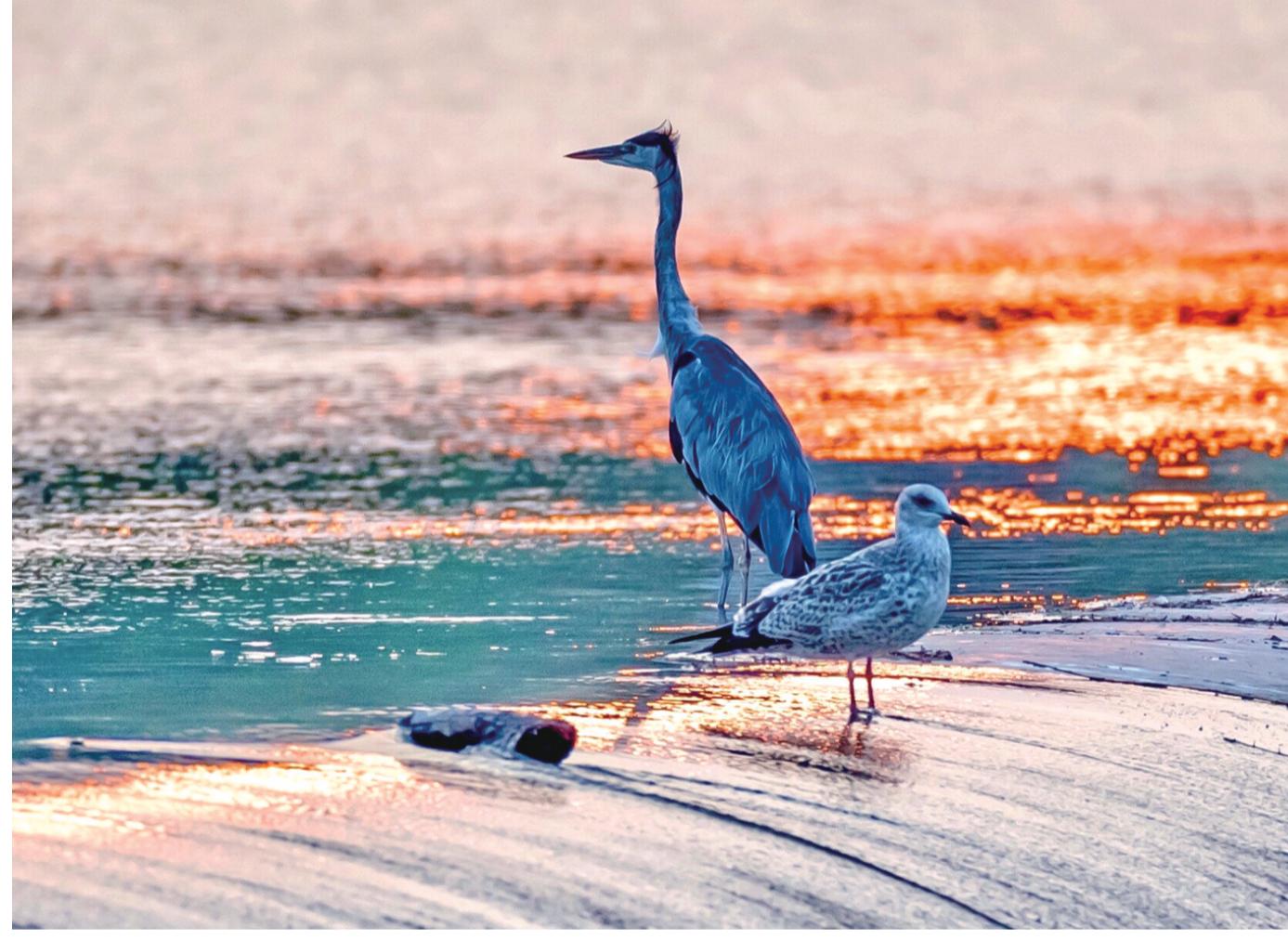
古人总是以落叶为载体寄托思绪。唐代诗仙李白有

“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范仲淹有“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马致远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虽然没有见到落叶二字，可是枯藤老树在西风中摇曳，也是落叶遍地。诗人们看着落叶缤纷，内心更加容易产生对离别的伤感，对朋友的思念，对故土故地的眷念。

在我看来，落叶如此，人亦如此。

一生轮回。一片落叶装饰了秋天，一季落叶，却沧桑了流年。这正如我此时的心境。

秋去以后，春天还会再来。感谢落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两只鸟 周文静 摄

# 我与索溪河

曾红彬

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索溪河边，那时我父亲在索溪镇工作（旧时称喻嘴公社）。

那时的索溪河，河岸两边柳树葳蕤成势，野茅草长满河滩，依河两岸，有零星的木楼与院落。河边的鸭子潜游成趣，一不小心便啄出了一条银亮的小鱼。水野，河也野。

那时，父亲总让我下河洗自己的衣服。河坝跳岩上，经常可见我提着小铁皮桶清瘦的身影。洗衣时，看着流水里嬉戏的鱼儿，我会长时间发愣。我发现，我很享用这一刻，很喜欢这样安静的时光。

山是孤独的，水是孤独的。每每起身远望，看到远山含黛，余霞散成绮丽的绚烂，心里便想到“水光山色，潋滟波光”这些入景的词句。每当这时，我的心是潮湿的，总隐隐有一种激动。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也许，那时的我已经对美有了另一种柔美细腻的深沉喜爱。我在河边零碎的时光中长大，我的记忆中，全是这条河的影子。

我在河里洗过澡、跳过潭，抓过鱼，这一切，都成为我与索溪河相融的一部分。

生命由无数的零碎组装，而这些零碎，又是生活的全部。在这零碎中，在不完整的时光链条里，我与索溪河分开了些时间。当我再次回到这条河边时，棒打鸽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生态已经悄然不在了。索溪河老是发大水，山崩海啸。这期间，有两座大桥被洪水冲垮。有一年，我和母亲过河后，桥塌了。返回再过河时，我只得背着母亲趟水。赤脚走在冰冷的水里，水没过了双膝，水势浩大，走得十分危险和艰难。

过去河两边的样子，仅留有一张以百丈峡为背景，开满金黄色油菜花的照片印证。

多少年过去，我与她岸边的姑娘也正一同老去。

我似乎是懂得这条河的人。我为河岸边的两棵大树被砍伐伤心了好久，也担心河里的每一条鱼在干旱的日子里，被人网走而失去生命。我讨厌那些向河里排污的人。

索溪河河水的清澈，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念念。

有了清澈的河水，有了如镜的河面，娉婷的白鹭飞翔于上。野鸭子一对对的，悠闲地嘎嘎叫着划过水面。粼粼的波光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流动着大自然最美的芳华。侧耳索溪河畔，仿佛隔空都能听到水里鱼儿跃出水面的响声。

我长年累月在索溪河边拍照片，一张又一张，有绚丽的朝阳喷薄而出，有多彩的落霞与群鹜齐飞，有春花烂漫，也有冬雪静谧。我知道，这一切，都将成为记忆，也将成为见证。

又是冬日，索溪河暖阳如春，好静好静的感觉。我散步于河岸的栈道，和煦的阳光透过身上羽绒服，温暖地包裹着我，十分惬意。一低头，竟然发现自己已走到张家界河滩边。今年，因迎接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张家界召开，索溪河全面整治河滩，并赋名“张家界河滩”。整治后的河滩，徒步即可下河、亲水，成了人们散步游玩的绝佳去处。每当夕阳西下晚霞满天时，索溪河的水，更是美得一塌糊涂，来打卡留影的少男少女哟。

我每天都会围着索溪河漫步，每天都在关注着这条河的一切。索溪河于我，在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我与索溪河，索溪河于我，是岁月，也是生活。